佳木秀而繁阴(国画) 郭榕亭

随笔

日记与家书

齐 人

日记与家书原本都是极私密的东西,或记录自己,或写给家人,其中必有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内容。但,现在坊间却公开出版了许多名人的日记与家书,我以为多有不妥:一是不知此举是否违背了他们本人的遗愿;二是我觉得有些人的日记家书好像写给全社会的,快成道德教科书了;三是这些文字不仅行文漂亮,而且无不正义凛然,高风亮节,我颇怀疑后人进行了删节修改。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就辛辣讽刺了方鸿渐的父亲写家书时的虚伪与造作。方父是个道学先生,为好名而哗众取宠,家书里满是孔孟之道,句句都是教世名言,却很少说家长里短的体己话,读来尽是大话、空话、套话。钱先生说,他写家书落笔时就想好了如何公之于众,换来一片喝彩。

这种把戏我也干过。前不久搬家,无意中翻到了二十多岁时写的日记,字里行间,不是豪言壮语,便是决心与表态,或者是做好事的记录,读"毛选"马列的体会。回想起来,那时我是单位树的一个典型,受表扬多了,"野心"便膨胀了,想当更高级别的典型,幻想着有一天,我的日记也能像某某日记那样流传开来,为自己的人生辉煌提供文字旁证。现在重读,不由脸红,不仅是为了文字的幼稚可笑,也为了那时的虚伪用心。好在"野心"没有得逞,日记没起作用,自然也无须悔其少作了。

当然,已出版的比较真实可信的日记也有,据我有限阅读范围来看,鲁迅日记最像不加修饰的"原生态"。迅翁日记经常记某人来访,购书几何,购物若干,给母亲寄钱数目等,虽有繁琐零碎之嫌,但肯定是写给自己的"真家伙",而不是为了发表的"伪日记"。再还有吴宓日记,写流水账,也写情感史,写师生情谊,也发泄对朋友的不满,譬如对叶公超一再指示自己干这干那的抱怨,对学生钱钟书的赏识与宽容。以至于一向对人严苛的钱钟书,多年后读到《吴宓日记》,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深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

而家书里写得最真实动情的,则非林觉民的《与妻书》莫属。信中既表达了夫妻恩爱之情,又畅叙了民族大义在自己心中的位置,谈了不得不牺牲的理由。那滚烫的文字,真挚的情感,义理分明的觉悟,何时读来都让人热血沸腾,难以自己,毕竟那是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家书,就是最挑剔的人也不敢亵渎这封家书的价值和意义,无怪乎这也是唯一被海峡两岸共同选进教科书的一篇家书。

古人极其推崇"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立言,一靠著作诗文,二就要靠日记家书了。曾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千古一人"的曾国藩,虽也有《治学论道之经》等学术著作面世,但远没有《曾国藩家书》影响广泛,若没有此书的传播,他的"立言"就很有些勉强。但依我所见,他的家书实际上是按著作写的,私房话很少,家长里短的内容也不多,主要是做人的道理,治学的方法,处世的哲学,一切都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文章。说句诛心之论,以曾国藩的老谋深算,他在动笔之际,大概早已料到,无数后人会大读特读他的所谓"家书"的。

所以,我虽然也买了《曾国藩家书》,但说实话,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多了几分教师上课的威严,少了一些血比水浓的亲情,多了一些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少了一些设身处地的小道理,可敬而不可亲,可信而不好学,想想也不奇怪,人家就是在代圣贤立言呢。当然,喜欢此书的也大有人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散文

水波潋滟

王吴军

原来,水令我喜欢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汪洋恣肆,却在于它千古不变的淙淙流淌。

每天早上,当我从睡梦中醒来,起床之后,我走出了狭小的房间,踏进大自然的怀抱,这水,又柔柔地静静流淌在我的目光里。波光潋滟的水,在灿烂的阳光下,永远那么盈盈荡漾,像一缕缕动人心弦的情思,并不刻板,也时刻不忘流淌,水,这红尘里的一泓清澈,不是年老得只顾昏睡的老人,它总是那么生机勃勃,汩汩流淌着一派柔美。

水虽是不卑不亢地流淌着,却常常无意的使它身边的人也生动了起来,觉得水是洋溢着诗意的情调的,然而,水没有不让人尽情展示自己的美好,娟娟的女子可以临水照花,才情横溢的诗人可以对水吟诗,就像这红尘里的相遇和相知,即使是一个孩子,也可以在水中嬉戏,让清脆的笑声在水光中四处荡漾。所以,我至今仍相信水是温柔而善解人意的,水,是一个和善可亲的朋友。

岁月无情,深秋或寒冬时节,冷风不顾树的泣诉,一股脑地吹落了树叶,偏偏是水,它只献出自己的胸怀,默默地容纳飘落到水里的树叶,除非树叶没有落到水里,否则,水与飘落的树叶一定是无声相拥的。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很想亲临江河之水,我生活的地方无缘招聚长江大河,有的只是细细的小河,心中渴慕江河的豪情,常自日出至日落时在潋拜着。

水是一个可与之相知的知己,水不同于山,高山总是傲然屹立,人站山的面前,多的是无奈,少的是愉悦。也许,日出于山,日落于水,而人在水上,可以击楫而歌,人在山上,却只能慨然而叹。世间那些清清的水,我用一颗心亲近它们,放飞我如歌的情思。

我的细致的情思,只在这水波潋滟中,在这清凌凌的水中,虽然,日子已不再有昔日的鲜艳和芬芳,但是,我却依然能够真切地感觉着曾经的日子在水光波影中无比生动,一如孩子纯真的笑容。

世间的清清的水,在多少个晨昏里,浸润了我的思绪,我默默吟诵着感恩的诗句,弯下腰,轻抚那些晶莹的、清澈的、明净的、纯美的水珠,水珠如灵盈的珍珠,在我的掌心里颤动。

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仿佛专为渴望美好的人而来,清清的水就是一阕一阙美丽的歌谣,欲断还续,清音袅袅。

在寂静的日子里,我就面对着一泓清清的水,静静体味着生命中曾有的愉悦与满足。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心头甚至会泛起一种暖暖的情愫,洋溢着往事的柔光。

我喜欢着水,想着水这种清澈纯美的精灵,竟为我所钟爱,不能不说是一种美丽的缘分。水是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滋润。在清清的水边,我听着淙淙流淌的水声,感受着一份美丽,仿佛看到了在宇宙洪荒中,洪水、野火以及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糅合一起,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热烈地绽放在蒙蒙烟雨和燕子呢喃里,那一刻,水是湿漉漉的诗和动情的吟唱,轻轻地,为我托起美丽的思绪。

我珍爱着水。对于我,不会有另一种东西能够取代水在我心中的位置,正如不能取代我生命中永远生动的记忆和深情。

水总是柔美的,水也总是含蓄的,无论如何,伫立在水湄,在波光荡漾中,呼吸着一份清爽的气息,微笑着凝望,水如少女的盈盈眼波,那么美丽和动人,于是,心情就莫名地愉悦起来,一世的风光,就在眼前了。

桃花源(国画) 吴明仁

郑州地理

帝湖与金海水库

朱永忠

帝湖花园位于郑州市航海西路与桐柏路交会口东南隅,与后河卢村毗邻。从航海西路进帝湖花园,顺王府大街往南行约300米,有一望无际的人造湖进入你的眼帘。湖中央还建有一个人工小岛,岛上建有古香古色的八角凉亭,独具匠心,一架人工铁桥联结北岸。湖内还有机动快艇和划船,供游人泛舟湖中,微风拂面,送来阵阵幽香,使人心旷神怡。湖岸四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林立,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竞相争辉,特别是东西王府,是该花园商品住宅楼的佼佼者。身居帝湖王府,让你享受到欧洲街区的美景。

金海水库,地处后河卢村东金水河谷上,系上世纪50年代拥军爱民工程。由齐礼闫乡和郑州海军学校于1958年共同兴建,取金水河的金字,海军学校的海字,故名金海水库。该水库占地2.01平方公里,储水量400万立方米。水库用于夏季在金水河上拦截洪水,保护郑州城市安全,库水用于灌溉周边村庄农田,使金水河上游两岸农村粮棉、蔬菜旱涝保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金水河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水库无水可存,逐渐干枯。到处呈现出荒草湖坡,沟壑纵横的景象。在2000年前后,郑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干枯的水库荒滩转眼开发成高档新颖的帝湖花园社区。

1976年2月,郑州市郊区以金海水库为中心成立了金海人民公社;1981年12月,改名金海区。1987年3月,区划调整,撤销金海区。从此,以"金海"二字命名的水库、行政区划被载入史册。

小小说

我和你

刘殿学

过了年,不几天春学期就要开学了。

爸爸好容易人上请人,把我从乡下带到城里读书,说我下学期该上初中了,到城里好好上初中。乡下老师给我开转学证时,说我成绩不错,将来考大学很有希望,舍不得我走。我知道,山里女孩成绩再好,也不能考上大学,这个乡下老师都教了一辈子村校,也没教一个大学生来。哎!城里啥学校?乡下啥学校?城里教学楼都铺着红地毯,乡下学校窗玻璃也没有,用塑料纸蒙!

我一定要到城里学校读书。

我长到十二岁,还是第一次走到大山外边来,大山外边的世界好大呀!整整坐了一天的汽车,才到了城里。

爸爸跟工友借了辆破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他临走时悄悄塞给我一个塑料包,叫我自己去交费,说他要回工地上工,迟到了,老板要扣工钱。

我背着行李,抓着那个小钱袋,找了几座大楼,看了门前好多牌子,才找到交钱的地方。

交了费,我拿着一把单据找自己的宿舍。呀!睡觉都在楼上呀!我兴奋极了!找了好几座楼,才找到我们女生住的宿舍楼。

进了六(3)班宿舍,里边一个小个女生正在吃饭,看见进来一个陌生的我,就对我看,一边咀嚼,一边瞪起眼问:"你也是住宿生吗?住这儿?这是六(3)班的女生宿舍。"

"嗯。"我扬扬手里单据,想把行李往下放,放了好久,不知到底放哪合适,就提着。

"看看几床?别搞错了。"小个子女生对我说。

"这。"我看看资费单,手一指左边的那张5号小床。

那个小个女生用筷子对那小床一指,说:"那你先放那吧。"

我放下东西,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手光捂着爸爸给的那个小塑料包。

那个小女生对我看看又问:"你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

"那赶快去打吧,一会该没饭了。"她说。

我觉得肚子好饿,大概是因为刚才爬了好几座楼的原因,才突然觉得饿的。我看看她吃着米饭和炒肉丝,特别想吃,我从来还没有吃过别人给我做的饭,在家都是我自己做饭。我也想去食堂买,尝尝城里的饭什么味道,可也不知食堂在哪,也不知道用什么打,我从来没打过饭,还是第一次听说饭不用盛用打。

那小个女生一想,问:"你还没买饭票对吗?"

"嗯。"我又攫了攫手里的塑料包。

"那,我先借你饭票吧。"小个女生说着从小包里掏出饭票给我,又说,"快去打吧,一会儿,食堂该关门了。"

我一听,连忙放下行李和手里的塑料包,从另外一只行李包里拿出一只爸爸给的半旧的缸子,不好意思地从小个子女生手里接过饭票,然后走出门外。

走到楼下,想想,马上站住……临走,我妈妈对我说过,女孩出门要多长个心眼,坏人多。她借我饭票,让我去打饭,她一个人在屋里,是不是?……呀!她会不会动我的包!?爸爸给的那个塑料包里还有一个月的生活费呢!我吓得一转身,拼命往楼上跑,咚!使劲撞开门,一看,小个女生不见了!她去哪了呢?寝室里咋连个人影也没有?是不是?我赶快扑向床上的那个小塑料包,一摸,钱还在!

我正到处看,那小个子女生哧哧地从我床底下爬出来,满脸满手都是灰,她见我又回来了,瞪起眼问:"你没去食堂打饭?怎么又回来了?"

我心里很慌:"嗯,我,我没找到食堂。不,我回来拿东西。"

"哦。宿舍里的好床都叫同学挑走了,你睡的这张小床有点不稳,怕你睡上去晃,就找了块砖给你垫了一下,稳了。"

我没有说话,手去摇摇那小床,真的不晃了。

小个子女生对我笑笑,说:"你刚来,不熟悉,八一小学的校园可大了!食堂好远,出了大门,绕着围墙向东还要走好一会才能找到。这样吧,我正要到伙房去打水,我给你带饭吧。吃完饭,我带您到校园里走一走,熟悉熟悉好吗?"说着,她从我手里拿去缸子。

我愣愣地站着,愧疚地望着那个小小的她走下楼去。

上善若水(书法) 崔向前

新书架

《乒乓外交高层内幕》

郭佳音

本书介绍了1970年前后,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从对立走向友好的关键性变化细节,记述了"乒乓外交"台前幕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中美两国领导人如何利用各种手段传递缓和关系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剑走偏锋,通过一枚小小的乒乓球,举重若轻,让极度对立中的中美两国神奇地走到一起?时机稍纵即逝,看似平常的乒乓球场上,健儿的行止绝非限于体育竞技;球场之外,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四两拨千斤。大国角力,步步惊心,蕴含了多少外交秘闻、风云变幻。

"从上到下摸一遍。擒贼先擒王,从李局长开始。"

周锐掂量着这句话,反对:"这样很二。"

"你呀,根本就是怕见客户的。"骆伽使劲踩周锐鞋面,却听进去了建议,指着电脑上张大强的头像,"他主管这个项目,就从他开始吧。"

张大强乌亮皮鞋雪白袜子,扭着肥腰唱《天仙配》的情景,闪过周锐脑海:"要小心张大强。"

"嗯,为什么?"骆伽心思细腻,总能听出话中的言外之意。每当这个时候,周锐就觉得她头顶打开了一个小雷达。

张大强很色,周锐很为骆伽担忧:"羊入虎口,千万不能去。"

"所以你要贴身保护我,别让我受伤。"骆伽知道周锐会一直保护她,并不担心此事,"呃,对了,赵勇去哪儿了?"

"去中联报到了。"周锐得到了赵勇的消息,他合上骆伽的电脑,严肃地说,"伽伽,北京通管局你不能去,我也不能去,记得半年前的往事吗?"

骆伽放下咖啡:"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这些往事在周锐心底埋藏半年,心中有太多的问号:"你为什么要做通管局的项目?"

骆伽却说:"我有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

"嗯。"周锐放下咖啡,坐直身体,他知道骆伽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了。

"爸爸牵扯到通管局商业贿赂里面,你相信吗?"骆伽为此事才进入捷科。周锐回忆招标前夜骆南山说的话:"我离开设计院,有一个梦想,想让老百姓少挨些堵,我们也少挨些骂。如今这个心愿不能实现,我认了,但是不想为挣钱不择手段,给那些贪官送回扣。"

周锐断然回答:"我不相信。"

"如果爸爸没有给他们回扣,怎么会牵扯到商业贿赂里面?"

"好像有一笔七十五万的资金。"周锐有所耳闻,据说一笔咨询费出了问题。

"爸爸说,合同中没有这条。"骆伽问过父亲,他不承认付过钱,其他便不多说了。

合同上白纸黑字,客户也收到了钱,这事十分蹊跷,骆伽父亲在合同上亲笔签字,怎么能不知道?或者,他没有告诉女儿实情?周锐实在想不通。

"爸爸百口莫辩。"骆伽满眼都是悲伤。

周锐想不通其中的蹊跷,却为她心痛:"伽伽,我能做些什么?"

"把半年前的往事全都告诉我。"骆伽握着周锐的双手,毫不顾忌周围的同事。

周日,晚上八点五十五分

东三环横贯北京中央商务区,北端的皇城宾馆是北京最悠久的五星级宾馆,脸谱夜总会就在二层的正中位置。

一辆黑色奥迪从车流中斜刺着开出,尖叫刹车,急停在皇城宾馆大门口。

张大强是北京通管局信息中心主任,负责智能交通项目,是今天周锐和赵勇必须搞定的客户。前座的赵勇将两张十元钞票扔给司机,等不及司机翻箱倒柜地找零钱,起身去追张大强。赵勇比周锐高半头,宽一块,摘掉眼镜像土匪,戴回去文质彬彬。周锐和赵勇都在一家名叫宇天交通的公司上班,公司创始人骆南山是周锐的硕士导师,周锐毕业后便在这家小公司做软件开发。公司小,一个人身兼数职,他这次便被抓出实验室,支持一线销售。赵勇以往都做些几十万的小订单,北京通管局的智能交通一期工程将近千万,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项目。

转过黄漆屏风,在灯光闪闪的舞台中央,一名长裙飘飘的歌手正在演唱。张大强目光一碰,脚步不会移动,魂魄也被夺去,靠在吧台,目不转睛:"不错,不错,坐这儿吧。"

服务生蹩过来,外表为难,目光狡黠:"位置满了。"

赵勇抛出两百小费,服务生嘿嘿笑着离去。

"那不是有空位?"周锐为老师心痛,他平常都舍不得搭出租车。

赵勇将周锐扯出几步,伏在耳边提醒:"一期工程一千万,两百和一千万,你掂量掂量,哪个重哪个轻?明天就要开标,今晚是关键,大师兄将大强交给咱们,不能掉链子。"

他们口中的大师兄名叫唐南军,早先在跨国公司工作,在业界声名赫赫,屈尊到宇天公司应聘。不懂营销的骆南山惊喜交加,把副总经理职位交给他。唐南军大展拳脚,不断签下订单。一期工程由唐南军一手运作,他今晚能将张大强约出来,可以说是希望大增。恰在此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唐南军接到一个电话,匆匆返回公司,将项目交给周锐和赵勇。

20

连 载

远处传来电车的响声。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周围的人家很少,电车的声音自然能传得很远。

"为慎重起见,我们还去打探了一下野上家的情况,发现他的遗孀深信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即使野上活着回到了日本,他也没有联系过遗孀和其他家人。我们只能追问泷良精,他看起来相当慌张,之后急急忙忙离开了浅间温泉,跑到蓼科高原去了,连工作也辞了。泷的反常举止让我们起了疑心。于是我们虚张声势,直接问他野上在哪儿。一开始他还坚持野上已经死了,但他那满是恐惧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我们重新调查当时野上在中立国公使馆干的勾当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消息源。没想到啊,野上身为日本派去的外交官,竟然吃里爬外,通敌卖国!得知这一事实,我们心中的愤慨与惊愕简直溢于言表。野上和当时驻瑞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还有英国的谍报部门取得联系,企图让日本尽快战败。他病死的消息,其实是为了抹消他的国籍所做的手脚。我们猜想,他偷偷溜出了瑞士的医院,逃到了英国,然后和同盟国反复协商,构思让日本战败的策略。毕竟当时的瑞士已经成了同盟国情报网的老巢。尤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头子,手段相当了得,后来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长官,深受罗斯福的信赖。而英国的谍报机构也是直接向温斯顿?丘吉尔汇报工作的。野上显一郎与那些家伙狼狈为奸,成了卖国贼。"

"……"

"这件事,日本政府里肯定有共犯。野上书记官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独自完成这件事。他肯定和政府里的亲英美派通了气。你肯定想说野上的叛国行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吧?的确,在日本战败这一沉重的事实面前,很难说野上的叛国行为发挥了多少作用。但是,他身为日本的外交官,在战争期间通敌卖国,还抹消了自己的国籍,策动帝国战败,这种行为绝不可原谅!我们绝不会原谅他!"男子激动地说道。

临死前的真相(下)

男子在一片漆黑中继续说道:"恐怕伊东先生也一直以为野上书记官真的死了吧。然而他并没有死,还跑来日本玩儿了。即使不是伊东先生,只要是个日本人都会愤慨!事到如今,卖国贼居然偷偷摸摸跑回日本了,这能不让人愤慨吗!伊东先生质问过泷良精和村尾芳生,后来还是查到了这件事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从瑞士的医院溜到了英国,帮助他脱逃的你!当时正是你这个书记生把他送去瑞士的。"

"……"

"你在战争结束之后辞去了外务省的工作。毕竟你做了这种事,没办法继续留在外务省了啊……你肯定也参与了野上回国这件事。恐怕知道野上在东京的住处的,只有你、泷和村尾这三个人。所以,你认定怒不可遏的伊东先生对野上来说是一大威胁。不,不仅如此。若是他真的杀死了野上,当时的机密就会大白于天下。于是,你就起了杀意。你谎称带伊东先生去野上的住处,却把他带去了世田谷的案发现场。我们猜测你们选择了出租车,但是在距离现场很远的地方下车,然后再走过去的。伊东先生对你深信不疑,完全没有防备。你趁其不备,从背后偷袭,用绳子勒死了他。你看,那儿就是案发现场。"

"在京都的酒店开枪打伤村尾先生的就是你们?"

"没错。我们确信泷和村尾一定知情,可是泷逃到蓼科去了,之后行踪不明。而村尾就在我们面前露过一次面,之后便藏进了外务省这个大组织里。我们能使用的方法,就只有威吓了,而且这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的线人在他入住前一天掌握到了他会用化名登记的情报。要是我们真有心杀他,他的脑袋早就开花了。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置他于死地,只要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好了,你是不是该告诉我,野上在哪儿啊?"

"不可能。"门田书记生淡然答道,"你们也知道野上先生和我关系不一般。你们猜得很对,野上先生称病从瑞士进入了同盟国的谍报机构,但那是为了尽早把日本国民从不幸的战争中解救出来……日本的败局再明显不过了。硬是坚持战争,将国民的生活进一步推向困苦的深渊的,正是伊东忠介中校那样的陆军强硬派!"

突然,晃眼的亮光从窗外射了进来。

一辆车在后方停了下来,随即关闭了车灯。

车门打开,传来脚步声。不可思议的是,门田源一郎两旁的人竟对此毫无戒备。

"老板,让您受苦了。"车外的男子说道。他提起手电筒,炫目的光亮照在门田脸上。

"果然是你……"

门田在黑暗中盯着对方的脸。

34